

外婆的叮咛

沈德磅

其实,耳畔有人叮咛是一件幸福的事。可在我年轻时听来,这无疑是一堆絮叨。后来,我参加了工作,听到了更多讲与我和“我们”听的嘱咐与教诲,而我也吸收了一星半点再偶尔讲一些与别人听,像是市场的余与巢,我就自以为是地把这些“教诲”归属成例行公事的一种程序化。所以,我大多是记一而忘二三。然而,总有一些嘱咐是终生难忘的,尤其是外婆的叮咛。

在我八岁到了入学的年纪,家里的光景确实不好,于是我的父母带着弟弟去矿山讨生活。我因入学而留在老家跟着爷爷生活,成了一名留守儿童。也真是为难了爷爷他老人家,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,既要守护好一亩三分地,还要照顾好我这个顽童。外婆总是惦记着我的吃,所以时常来看我。那时的农村贫困是无处不在的,任何家庭都过着紧巴巴的日子。而外公早早病逝,外婆的家也是一个烂摊子,可外婆总不会空手而来,有时带来一个包子、一团糯米饭或者两只鸡蛋。

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,不论是在外面还是在屋里,哪怕我刚吃过饭,外婆见到我,开口总要说:“吃饱了没? 要多吃点。”民以食为天,从饥荒年代里挺过来的人,他们对吃食的理解与记忆是深入骨髓的。

而我也是不争气,好像吃啥都是白吃一般。与同龄人相比,我个头矮,体型瘦,面色蜡黄不说,一张拧巴的盘菜脸,怎么看都不自然,着实讨不了别人一丁点儿的喜欢。似乎我的存在是多么的不和谐与不合理。我的爷爷就很担心我的将来。他总说:“我这么大帮的孙侄儿里边,唯独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了,别说讨媳妇了,他有没气力养活自己都两说。”爷爷念叨得多了,我也跟着担心起自己来。我依照爷爷的判断和眼下的苦景来窥探自己的将来,我的宿命无疑将是祖辈们苦难宿命的多次叠加。我对生活,对未来既充满渴望,又没有更多的信心。

我是一个不自信的人,或许,我的不自信可以通过爷爷追根溯源。我曾在《我在

宫里念过学》里提到过我的爷爷,他是一个善良老实、谨小慎微的人。一个谨小慎微的人,也毕竟会成长为一个不自信的人。而我也如此。幸好我的外婆宽慰我,她说:“没有的事情,同一捆稻穗从青到熟也分早晚呢。孩子长个如雨后春笋,自然而然。我们那么苦的日子都走过来了。”

“多吃点,吃饱点,长个子。”外婆一贯这么提醒着我,好像我长得不好,全是因为吃的问题。有一次早晨,我去镇里买纸笔,在路过宅内的田埂,遇到了在田里浇地的外婆。宅内是外婆家的小地名,在山腰上,我家在山顶。我扭扭捏捏地想要躲开,可外婆还是把我叫住了。

“吃了没?”
“吃了。”
“吃饱没?”
“吃饱了。”
“吃的啥?”
“爷爷煮的粥。”我自顾自地往山下走。
“等一下。”外婆喊住我。我看着外婆在隔壁的玉米丛里挑了两个大玉米,掰了下来。

“不好拿。”我两只手插在兜里,加快脚步往山下走了。

“回来过外婆家拿。”这条山路是连接镇上与家里的唯一的路径,我回山里还需经过这里。可我也没回答说:“好。”

“都摘好了,一定来拿。”外婆一再叮嘱我。我还是头也没回地走了。

“真是苦了孩子,苦了大哥。”外婆轻轻地嘀咕着。

爷爷和外婆是兄妹,他们是真正从饥荒里活过来的人。从他们零星的讲述里,我仿佛看到了那个苦难的时代,那个苦难的家庭硬生生地将他们拉扯大,再让他们各自成家。他们举步维艰,他们每一次的辛勤劳动,经历的每一次风霜雨雪,似乎也紧紧牵系着眼下我这个后生的生存与命运。而我的父母“亲上加亲”的结合也实实在在地触动着我的命运,那个时候要留住我,让我成为一个有来历的人。

这背后是怎样的两个困难家庭在权衡利弊之后,做出的一种艰难抉择? 而在那



个绝对对贫困的农村,这种“联姻”却是为巩固家族,乃至村落繁衍的一种最常态的选择。

我折回山里已近晌午,外婆还在浇地。她在浇地,也在等我。外婆往我手里递了两个小袋子。

“这个是煮熟的。在路上吃。”
“另一是生的,带回去。”
“我回去了。”我没有拒绝。我接过袋子,触碰着两个袋子不同的温度。
“回去吧,趁热吃。”
“要吃呀,一定要吃饱。”外婆又一次叮嘱我。

等拐过了两道山弯,我确信外婆看不到了,我再也忍不住大口啃了起来。直到今天,我仍不知道为什么要躲着外婆,躲着外婆吃。可我很清楚地知道,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玉米。

后来,我到镇上读初中,就要更多次地往返于那条山路,更多次地路过宅内,毫不例外,外婆也更多次地碰到了我。她的叮咛从来没有停止过,她的叮咛也都与“吃”相关。

而我依然是很不争气,个子永远是长不开的样子。我上初二的那年冬天,我的身高还在1米40边上徘徊。外婆说的如雨后春笋般的长大,在我身上迟迟未出现。而我的爷爷终究是带着他最大的担心离开了我们。

很多年过去了,我成了家,也有了自己的孩子。可外婆见到了,还是对我说:“吃饱了没,要多吃点。”在外婆的眼里,我是永

远没吃饱,永远长不大的孩子。

前年的冬天,外婆因意外摔倒而几乎丧失了行走的能力,她开始在家静养。当我再行走在那条山路上时,几乎碰不到外婆了。

我去宅内的老家看外婆,每次去她都很高兴。她总能一下子就认出我,然后问我:“吃饱没,多吃点。”我没再以前的那种扭扭捏捏,我总是大大方方地留在外婆家里吃点心,一起吃饭。外婆光看着我吃,就笑,笑着笑着眼角就淌出泪,然后又叮嘱我:“多吃点,吃饱点。”

去年的冬天,外婆又摔了一次,这一次意外让外婆彻底卧病在床了。我几次去看外婆,她有时认得出我,有时又不记得我。我跟外婆讲我是谁,她恍惚间记起来了,就拉着我的手,要我坐在床榻边。外婆叮嘱我:“一定要吃饱点。”

“还有,不要走夜路,天黑。”我听了,想哭。

前些天的午后,我和姐弟们去看外婆,外婆把我们兄妹混淆了,后来好不容易把我们分清了谁是谁,她轻轻地说:“外婆老了,要回去了。”我们听了不知怎么挽留,就只能使劲握住外婆的手,拽住外婆的衣袖,再一起哽咽起来。

外婆说我会如春笋般长大,我真的长大了。外婆没有食言,只是我的爷爷没有看见。外婆说她老了,要回去了,过了没几天,外婆真的走了。一起走的,还有外婆的叮咛。

跳船福

王美清

草长莺飞二月天,正是春耕好时节。在一片广阔的麦田里,却有着一群壮汉,但见他们手持铁尺、扁担等器械,正全力以赴地追逐着,前面的人扛着一只用茅草编制成模型的小船拼命奔跑。田埂边上,围着黑压压一片的人群,他们高亢地喊着,为那些壮汉助阵加油。伴随着两根“铁铤”发出的嘭嘭声,更是震动田野,响彻九霄。如此一副狂欢的场面,不禁让人觉得好奇。

原来这些人是桥墩杨府庙社下的信众,他们正在激烈地举行着一场集远古巫仪、斋醮礼仪、民间精神狂欢这三种仪式合为一体的禳灾祈安民俗活动“跳船福”。

苍南的桥墩古称松山,处于横阳支江上游,地域旧属平阳县归仁乡三十六都、三十七都,两部之地隔江遥望,有一条约百来长的大桥横跨江面,联系两部。此桥原名“松山八角桥”,始建于明弘治(1488)前,清朝末期乃是一座三墩十八孔的石桥,桥上有屋,屋以杉木架。因遭水患而屡圮屡建,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则是一条雄伟壮观的石筑廊桥,为共和己亥年(2019)所建,名“桥墩门大桥”。

大桥南向有一条主干街道,名为三十七街,在三十七街的下街临近大桥处,有一庙宇,名曰杨府庙,有文献记载,该神庙始建于清康熙丁未年(1667),主神奉祀杨袁陈三府上圣。杨府爷信仰在本地有广泛影响力,有句民间俚语“南港杨府,北港大夫”,彰显了杨府上圣与薛氏大夫在南

北港二地民间信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和影响。

桥墩杨府庙一年当中有三场大型的庆典活动,即农历五月十八日(杨府上圣圣诞日)、农历十月十五日(杨府上圣得道日),届时庙里将会举行,集宗教祭祀、娱乐游艺、商贸交易为一体的盛大庙会活动。还有一场则是文章开篇所提到的“跳船福”。

在农耕时代,民众为了避免虫蝗为患和自然灾害的入侵,确保农业丰收,地方太平,则会在“谷雨”之前选择吉日,举行群体性祈福庆典“开埕福”,桥墩“开埕福”的独特之处在于祈福之时附加了“跳船”这个环节,这在苍南境内,算是个孤例,所以人们习惯性的把这次的“开埕福”称之为“跳船福”。

所谓“跳船”,顾名思义,就是把模拟的船拿在手上奔跑,尔后跑到指定的地方投入水中。用茅草或纸扎制作成型的小船,附加在祈福禳灾仪式当中,在浙南的传统习俗里头,古来有之,人们期望杨袁陈三府上圣能够代天巡狩,统领三十六员殇官安座船中,搜捕一切的邪崇与不祥,送归天涯海角,保俾禾苗丰盛,梓里安康。

桥墩杨府庙共有三扇(参加祈福的三大片区),分别为头扇官埕头,二扇南山岗,三扇仙堂村,合称“三家福主”。但不知何因,只有头扇跟二扇的人参加跳船项目活动,三扇的人则是很少参与其中。

福会前天,人们就会在距离杨府庙五百米,一个叫校场的地方,预先搭建起一座一米高,五十平米大的台子。福会当天

整个祈福庆典将会在这个台上举行。福会由三个道士(褙公先生)主持,他们会在台子中央搭起两张八仙桌子,桌子上点着清香,燃着蜡烛,还摆放着三牲(鸡,鱼,肉),水果干货等一些供品,桌子边放着一只用茅草制作的小船,台子的边缘处,另外放着一张八仙桌,桌上摆放着猪头肝一副以及南北干货供品,桌边放着一只用竹制纸糊而成的小船,两只款式不同的小船边上各放着一瓶水。台子前方的田埂里,竖起一支旗杆,上面挂着一面书写着“杨袁陈三府上圣”七个大字的旗子。

整个祈福法会,道士的科仪流程有以下几项:发大鼓、发神霄小遣、祝圣、三官经、杨府经、杨府醮、百神灯、祈福科仪(请圣、升旗杆、造船、宣意、保俾)、烧掉那只竹制纸糊的小船、圆满送圣。最后一个压轴登场的就是跳船活动,将整个祈福庆典推向最高潮。

一扇跟二扇各派出五名壮汉站在台下,当“铁铤”三响过后,褙公先生从台上抛下草船,两班已经就序的人马就蜂拥而上疯狂抢夺,他们认为,如果哪扇的人能够将此草船投放入指定的水中,胜利者一方,那将是这扇片区地方上的集体荣耀,所以在抢夺当中,往往会大打出手,有的人甚至会动用器械,从空地上打到旁边的麦田里,被打伤或是流血事件比比皆是,据说那些受伤之人,也不用去就医吃药,他们只要到杨府庙里,抓些香炉里的灰(俗称炉丹)或外用擦拭或内用冲服,尔后痊愈,效果显著。那些被踩踏过的麦田,麦子丰收反而会更好。当然,这诸种说法

或传言,今人当以科学的态度视之。

最后,那只草船在两帮人马的争夺下,一直追逐到离校场一公里,一个叫官埕头钉步的地方,把船投进水里,随波而去。跳船活动完毕,大家再聚一起吃顿福酒宴席,福酒吃好,大家把写有五风(谷风、凯风、泰风、凉风、惠风),十雨(丰雨、甘雨、喜雨、宵雨、常雨、慈雨、慧雨、细雨、春雨、朝雨)的这些旗子插在祈福区域的地方上,寓意风调雨顺,五谷丰登,整个“跳船福”也就圆满结束了。

因为种种因素,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,桥墩杨府庙的“开埕福”还在延续,但跳船项目则渐渐的退出历史舞台了。

纵观鳌江流域,有着桥墩的“跳船”,鲸头的划“太平龙”,鳌江的“抬大龙”,而这些传统习俗活动都跟杨府爷信仰有着紧密的关联性,如果桥墩的杨府庙以后能恢复“跳船”这个民俗活动,去除过于粗野的成分,相信肯定会成为浙南地区民俗文化传承的一大靓点。

